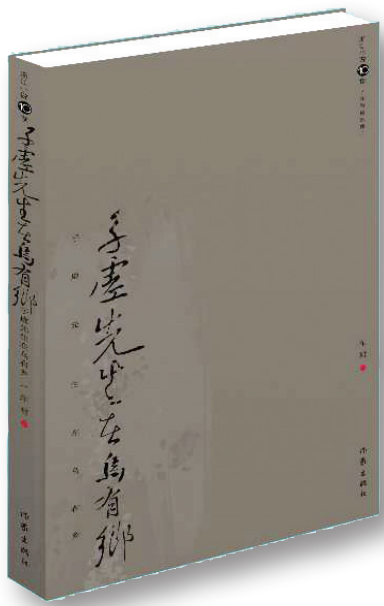


理想中与现实中的传统文化

——评东君的《子虚先生在乌有乡》

□牛玉秋



乐器、环境、听众以及演奏者自己的心境情绪都十分挑剔。应该说，洪素手的性情与古琴是相当契合的，但却与周围环境不契合。官气十足的唐书记，浊气逼人的唐老板，都不是古琴的合格听众。就算是教洪素手弹琴的顾渔顾老师，在他强迫洪素手给唐老板演奏时，也已经背离了古琴所蕴含的精神。洪素手所坚持的才是古琴的传统精神，所以她才能以柔弱之躯抵抗唐老板的淫威，抵抗顾老师的逼迫，抵抗一张价值连城的古琴的诱惑。所以她才能不以职业论贵贱，视民工小量为知音。这是技艺与环境拧巴。洪素手虽得古琴精神之精髓，却无法为自己觅得一条平坦的生存之路，弹琴的手只能去打字，才能解决衣食之需。这是才能与生存拧巴。更为拧巴的是洪素手这样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女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安全感却要

从美国大片中的动画形象蜘蛛侠身上获得，让人啼笑皆非之余，不免震惊乃至沉吟。

传统文化的现实窘境造就了东君笔下的三类人物。以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为界，一类人会变通，懂适应，长袖善舞，左右逢源，篡改乃至糟蹋了传统文化，却获得了丰厚的现实物质利益。比如古琴师顾渔。只要报酬满意，他既可以给唐书记弹琴，也可以给唐老板弹琴，甚至可以为那张价值连城的古琴逼迫自己的得意弟子，不惜动手打人。他也正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比如阿拙仙的作品说成是自己的，不仅卖了大价钱，还给自己挣来了大师的虚名(《阿拙仙》)。另一类人坚守传统文化精神，不求闻达，安贫乐道，虽自得其乐，却后继乏人。比如苏慧园先生。他一生专攻书画，成名之后仍不肯甘当有劣迹的当地首富作画，唯一一次应酬，却画了牡丹梅花图，题记“富贵寒酸共一堆”(《苏慧园先生年谱》)。比如阿拙仙。他早年曾经得到“梅溪三高”教授技艺，黄杨木雕技艺超群；又曾与一个日本人有过一段交往。这两者原本都能让他声名大噪，财源滚滚，他却绝然不肯利用，甘心守着疯女儿和小外孙清贫度日。在这两类人中间游弋着第三类人。他们一般都不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理解传统文化的真谛，有传承传统文化的愿望。不过现实生活的各种诱惑也时时向他们进攻，动摇着他们的理想和信念。最典型的代表就是竹清寺的洗耳。他是寺里唯一一个坚持佛性一直吃素的年轻和尚，为了信守对老方丈的诺言，他放弃了两次极好的机会，一次出国深造，一次留校执教。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信念有持守的和尚，在少妇和毛片的诱惑下，也难免心猿意马。这中间固然有人性的合理需求，却也看出持守的艰难。正是以上这三类人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现实处境，有坚守，有沉沦，也有动摇。

传统文化毕竟属于上层建筑，有其产生、存在、发展、衰亡的经济基础和历史过程。如今，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它本身也不可能照原样存在下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辨识传统文化的神韵和真味，使其长久地传承下去，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子虚先生在乌有乡》，东君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读懂一点吴玄

——评吴玄的《玄白》·吴玄自选集

□张陵

收到作家吴玄新出版的小说自选集《玄白》，看到作品的目录，就想到了多年以前的事情。那时，他曾在《文艺报》短暂工作过，我们成了同事，关系很好，但很少谈文学谈创作。那时，他的中篇小说《玄白》刚发表不久，影响非常大。有一天，在办公室我莫名其妙对这部作品说了一大堆话。说什么早记不得了，只记得吴玄看了我半天，说了一句话：你还是懂一点小说的。

与其说懂一点小说，不如说读了一点小说。在《文艺报》工作，需要读很多小说。读多了，也就能说几句不痛不痒不三不四的话，看上去像懂的样子而已。收在自选集里的小说，都是吴玄当年的作品，我陆续都读过，有的读得懂，有的读不太懂，还有的读不懂。按模式写的，看得懂多，不按模式或突破模式写的，看得懂少。吴玄写小说多不按模式写，有点怪，是一个很有突破冲动的小说家。所以在那时，读起来确实有许多不懂之处。当然，经过十多年，再回过头来读，不懂之处就少多了。

吴玄的《玄白》，很被看好。这篇作品显示出作家写实和塑造人物形象的功力，也显示作品独特的艺术品质。《像我一样没用》是《玄白》思路的延续，人物写得很结实。不久以后的《西地》《同居》更被看好。评论家称赞是中国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品。直到现在这本自选集里的推介语，仍然让吴玄顶着“现代”“后现代”的帽子。当时包括我在内的一些评论家，读了几本书，就敢玩起“现代”“后现代”概念，甚至敢断言现代派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必由之路。评论作品时读得懂，就叫传统派，读不懂，就叫“先锋派”，也就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唬人忽悠人之嫌。也有把现代后现代学问做得扎实做得大的评论家，说话比较靠谱，能为作品增色增分，但总习惯概念套作品，把作家作品纳入自己研究的理论体系里。这种“学院式”的评论，到底和作家作品有多大多深多准的关系，实在是说不好。拿来当时尚炒作，效果不错；拿来当创作真经，必由之路，风险就很大。

现在回过头来看，有许多作家作品，是被“现代”“后现代”概念绑架了玩坏了。

吴玄的作品有没有被玩坏，要读他的新作，至少读他后来的长篇《陌生人》。不过，如果我们放下现代后现代的框框重读他的中篇旧作，会更舒服轻松一些，也会读得更懂一些。《西地》以写一个在作家眼中失去通常“敬畏”感的“父亲”而令人称奇。他就是一个性欲旺盛的“二流子”，靠着一点小聪明，在外做生意，挣了点钱，还带回来一个女人，公然理直气壮要和“母亲”离婚，闹得沸沸扬扬，声势浩大。穷山村的传统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很自然，尽管有点出格，但并不是什么问题，却因这个“父亲”的不端，却成了问题，纳入了当代生活的道德标准体系之中，“父亲”因此成了负面人物。小说通过这个有点尸走肉的人物形象，折射出当代生活中当代父辈权威、传统尊严、道德敬畏在时代变革中不断瓦解，不断崩溃的悲剧性过程，写出了普通人精神无所适从迷惘失落的荒诞感。与之相关的《发廊》则把焦距调得更准，生动写出了那些毫无准备就被时代卷入城市化进程农民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他们只能以一种在城里人看来很不道德的职业来获得在城市生存的权利，以城市弱势群体低端人口的身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子，创造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反差和道德对立看似荒诞怪异，却是真实的历史。作家写作时，多有同情怜悯之心，现在读来，却有一种时代的悲怆之感。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吴玄对现实生活变化反应非常快捷，捕捉和感受的能力非常强。

在一个迷惘的时代，作家思考人性，通常会两性关系很敏感。吴玄也没有例外。当一座大都市发展越来越大，节奏越来越快，人与人关系越来越隔膜的时候，却意外地出现白领男女合租一室的现象。今天没有人大惊小怪，觉得很正常，但在初期，很多人目光很异样，心态也很不正常。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被对生活变化很敏感的作家吴玄及时捕捉到了，并展开了两性关系的想象空间，设置了情感发展的路线图，小说《同居》就是在这样的城市生活文化变动背景下创作的。这部作品确实比别人更快速地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当代生活压力下的新调整，新变化，试图加以探索表现。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公开来与柳岸之间那种似乎有些暧昧且有玩味的关系支持同居男女由防范猜疑到相互试探到和解信任的情感变化。可以说，吴玄无意中贡献出一种当代男女情感交流富有戏剧性富有魅力的表达模式。这个模式，在今天的都市情感题材的电视剧里已经被普遍使用了。

如果说，已经是城市青年男女无缝对接时的状况，那么，吴玄敏感的笔触很快又伸进了当时多数人还很陌生的虚拟世界，在那里开拓自己的叙事空间。在网络里，男女之间不知相隔千里，还是近在咫尺，神秘莫测，变幻无穷。而作家面对这样的世界，更能展开多重想象。这就有了《谁的身体》。在作品里，网络程序员“过客”与“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网恋的同时，也和同室女友李小妮成恋人。这种半实半虚的关系被“一条浮在空中的鱼”的到来变成了一种风险。“过客”只能找朋友“一指”来代替自己。两对男女之间的关系立刻复杂和不确定起来了。故事也变得非常有趣，像网络游戏一样，写出了人在这样的生态里无所适从的恐慌感。同样写“网虫”，《虚构的时代》比《谁的身体》思想更深化一些，人物形象塑造要结实一些。写出了当代人那种“爱无能”的困惑，揭示出信息时代正常男女情感危机和人性扭曲的关系，具有相当严肃的社会批判意识。

虽然不必非给吴玄的小说戴上“现代”“后现代”的帽子不可，不过读下来也能看出吴玄小说写作多少有受“零度”理念的影响。例如，在《西地》里，把“父亲”情感方式处理成“性爱”关系；在《同居》里叙述白领男女情感关系时显得非常谨慎，表现两人情感交流时有意识地避免使用“爱”和与爱相关的字眼儿，防止落入俗套。作者显然把男女关系的“零度”底线放置在“性”的纯粹上。“零度写作”是一种实验性很强的小说理论，作家完全可以探索尝试。与其说“零度”是一种写作立场或姿态，不如说是一种叙事方式。作为立场或姿态，作家是做不到“零度”的。每一种写作，就算再冷静清醒，都会对现实生活做出判断，都会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不可能“零度”。然而在叙事方式操作运用过程中，是存在“零度”方向的可能性。作家可以借助叙事结构的功能和策略来消解和颠覆现实的道德的伦理的意识形态的阴影，使叙事达到新小说派理论所说的纯粹的“物”的状态。而这一切，必然是通过“第一人称”叙事者不断把现实变形或荒诞化来完成。达到“物”的纯度，也就实现“零度”了。比较典型又比较容易读的小说就是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这种理论很玄，三言两语也讲不清楚，试验起来难度更大。好在吴玄的小说只是有一点“零度”意识，很快就回到写实的叙事，稳住了自己叙事的阵脚，要不，我们真的读不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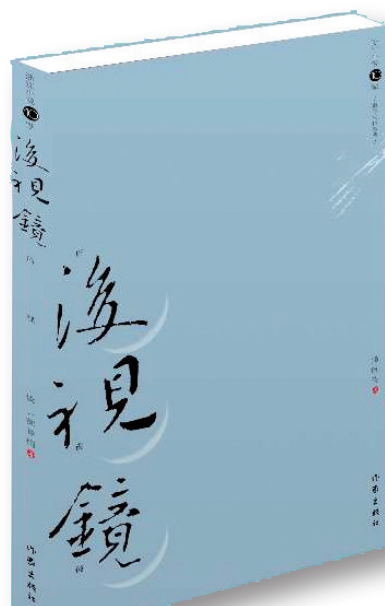
当代小说不断花样翻新，变化很快。小说家们像背后有一只“创新之狗”追着一样，气喘吁吁不停往前跑，生怕让时代给落下了。有意思的是，吴玄的自选集，却选的都是多年以前的作品，一点也不着急，不担心。这可能是恋旧怀旧，更可能是坚定的文化自信。他相信，这些作品在令人眼花缭乱的今天，仍然站得住脚，拿得出手，仍然有着自己的思想价值和艺术魅力。当然，敢把自己的旧作拿出来，也得承担被人指指点点的风险。也许，他真的还想晒晒自己的糗。这也是一种自信。

《玄白》，吴玄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这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

——读黄咏梅短篇小说集《后视镜》

□岳雯



这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在黄咏梅的《后视镜》中聚集起来。他们虽然有着不一样的面容、口音、性格与人生经历，却奇异地具有了一致性。仿佛命运之手拂过，他们在同一个声音频率里说话，谨慎地表达一种被反复讨论因而具有了某种确定不移的真理感的生活观。

这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大多背负着隐秘的爱的激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视镜》又是关于爱在一个人的生命里究竟占据何种地位的推演。

《小姨》里的小姨，看上去特立独行，但是，我们很快就知道，那是因为她需要隐藏心中巨大的爱的秘密。小姨爱的是她的师哥，一个传说中“有理想，有信仰，有激情”的人物。为了这份爱，小姨宁愿离群索居，独自咀嚼爱所带来的甜蜜与悲伤。凭借这份爱，小姨固执地坚持着她自己。残酷的事情发生了，时间是理想主义的敌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小姨还在坚守的时候，师哥重新出现并已然与世俗现实同流合污。这一点迅速击垮了小姨。当我和叙述者“我”一起看到那个“裸露着上身，举手向天空，两只干瘦的乳房挂在两排明显的肋骨之间，如同钢铁焊接般纹丝不动”的小姨时，我也被深深震撼了。一个人得多么绝望和无助，才能以这样一种决绝的方式显露她自己，同时也是弃绝她自己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姨爱的可能不是师哥，而是理想主义的显影。当理想主义消失的时候，小姨也无法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人间安放她自己。

《契爷》也是关于一个人的爱与绝望的。美丽的夏凌云与远方笔友杜志远的通信，与其说是世俗意义上的爱情，不如说是一个处于成长期的少女对于外面世界的向往，以及对于自我存在的确认。但这并不会得到人们的理解，反而被亲人们围追堵截。在日复一日的反抗与追捕中，夏凌云长大了，有能力开始真的爱情，而这爱情又辜负了她。这是小说的明线。隐藏在文本之下的，是卢本对于夏凌云的深藏的感情。这种感情不被言

说，甚至作者的笔墨一旦到此，就迅速移开，仿佛是一个被重重包裹起来的秘密。打开这个秘密，是将幽暗而广袤的人性地带悄然展开的过程，也是不断深化对人的认识的过程。

《负一层》中是一个老姑娘。在现实生活中，老姑娘似乎已经没有了爱的资格和能力。所以，阿甘的爱恋，被层层包裹在她对明星张国荣的迷恋当中。她甚至不知道，她喜欢的那个人，到底叫什么。所以，当这个人消失的时候，阿甘也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所有人只知道阿甘是因为迷恋张国荣死的，但并不知道，她的生命是如何因为爱而丰盛，又是如何因为爱的消失而枯萎的。

在现实生活中，爱因为所拥有的巨大能量而常常为人们所选择性无视。黄咏梅重新让我们看到了执着而卑微的爱，以及爱所绽放的光芒。在黄咏梅的笔下，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两情相悦，而是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个看上去平凡、卑微，仿佛不具备爱的资格的灵魂，在沉默中爱着，而这份爱给予了他/她巨大的安慰，是他/她得以与现实生活为敌的力量所在。而一旦这份爱消失了，这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的生命就迅速萎缩了。

为什么黄咏梅热衷于发现、挖掘、表现这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这其中，暗含了黄咏梅对于日常生活的态度。

黄咏梅对“现代”日常生活似乎持有某种轻微的敌意。由于分工和专门化，现代生活发展成为一整套模式化的流程，每个人按部就班，仿佛生活在笼子中的人。因此，她需要想象一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来反抗日常生活对于人的生命

的宰制，以此恢复有创造力的生机勃勃的生活。事实上，这也是现代生活的核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咏梅对日常生活持否定态度，相反，她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美和乐趣，她着迷于捕捉日常生活的气味、声音和颜色。这表现为，她笔下的日常生活有一种没有被现代生活所覆盖的地方感。也就是说，黄咏梅所书写的日常，是地方化的日常，因而具有别样的魅力。

比如，在《骑楼》的一开始，黄咏梅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我生长的这个小山城”昔日的辉煌，以及风俗画一般的“骑楼”。

这些有近百年历史的老房，有着高高的两条腿，粤方言称为“骑楼”。据说从前，在这里，遇到下雨，都不带打伞，那些高高密密的骑楼，一直可以挡着人过街穿巷。这也是父母嘴里的六十年代的好光景。骑楼上的大木门，是用木门的，门上还雕龙画凤，里头大堂可以让路人看进去——那些年头，睡觉都不用关门，“穿堂风”很凉爽地吹着迷惘了的人，大人小孩安安乐乐。等到涨水的时候，人们就从从容地取出备用小船，扎系在骑楼“腿”上二楼窗口边上一个固定的铁环上，摇着小船走平日走过的地方，照旧生活得那么从容，除了物价会涨，街没法逛以外，人们一点也不在意。有兴致还可以出门，摇着船，到了，就把船系在铁环上，从二楼窗口爬备用竹梯而下。所以，铁环在这个时候，就被主人涂抹上各种醒目的颜色，是方便来人准确靠岸的，也是主人给来客的一个招呼。

这番描述与叙事简直让我着迷，让我如同闻到了南方小城特有的气味，亲眼目睹了小城里的生活形态，感受到了小城里的人们从容自在的生活态度。反抗与热爱，在黄咏梅的小说里握手言欢。反抗的是庸常的、为现代的阴影所笼罩的毫无生气的的生活；热爱的是前现代的具有在地感的地方化生活形态。读到这里，我恍然大悟，在黄咏梅的小说里，这些类似风俗画的描写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仅仅是增添小说趣味而存在。它是小说结构性的存在，构成了小说的灵感。风俗与风情，是那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反抗现实的底气，也是生机之所在。只有读懂了这些，才会明白，为什么黄咏梅往往用“飞”来描述他们的死亡。是的，死亡是他们反抗现实的一种方式，某种程度上也化解了浓重的悲怆感，具有了轻盈的质地。

阅读黄咏梅，就是阅读那些“古怪而毫不现实”的生命；是在我们既有的生活之外，想象生活所具有的多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咏梅仿佛是一位向导，深入沉默寡言的生活地底，引导我们去理解一些不被理解的他人，同时也是理解我们自己——那些连我们自己都不曾察觉的部分。

《后视镜》，黄咏梅著，作家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

1 “这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这是黄咏梅的短篇小说集《后视镜》里的一个句子。不知何故，我的视线始终被这行文字抓住，久久不得动弹，以至于在读完小说集之后，这个印象更为显豁，甚至自己生出骨骼，长出血肉，眉目越发地清晰起来。

在我看来，一个小说家，穿过繁茂如春叶的故事，写下许多面目各异的文字，其实，终其一生，书写的大抵就是那么几个主题。这是他写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最后，那些文字都构成了作家本人灵魂的形象。从这个角度看，黄咏梅的小说，或许就是关于“这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的生活史吧？读黄咏梅的书，我们大约会了解，这个人是在这个“现实”的世间如何默默地生活，又是如何默默地死去的吧？

“这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是丘处机(《达人》)。作为一个印刷厂的工人，他痴迷于武侠世界的江湖。就是这么一个“怪人”，他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射雕英雄传》里的人物名字，甚至行事逻辑也自然而然向武侠小说的人物靠拢。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有价值序列，那么，在他的世界里，虚构的武侠世界是远远高于现实世界的吧。所以，他远远避开了现实世界，不让现实世界的人和事侵扰到他。下岗影响不到他，世事影响不到他，社保局门口的种种“纷争”也影响不到他。他所希望的，不过是一片清凉读书地儿。当然，没有谁可以真正躲开“现实”，这篇小說，就是丘处机这样一个不同世人的入如何与现实世界摩挲、蹭蹭乃至碰撞的过程。或许是因为拥有一个现实之上的世界，即使失去了四根手指头以后，丘处机并没有更为愤世嫉俗，反而更达观也更圆融了。“似乎随时都有离开地面飞起来的可能”是“这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最好的结局了吧——他从虚无缥缈的想象世界回到了现实世界，但似乎也并没有放弃想象世界所提供的的更多的精神上的可能，虽然，他付出了极为惨烈的代价。

相比起来，这部小说集里其他“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小姨》里的小姨，也是一个“古怪而毫不现实的人”吧。她特立独行，按照自己的生活原则行事。她视自由为生活必需品，抗拒常人所经历的结婚生子等规律性日常片段，可谓是“悲观主义的花朵”。在其他入眼里，小姨就是“反高潮分子”，是“不合群”。到